

披毛皮衣的 維納斯

「受虐狂」始祖馬索奇的代表大作，
讓你一睹變態心理的文學面貌！

馬索奇◎著 陳蒼多◎譯

我希望我的鞭子已經治好你的病，
我的治藥雖然很殘忍，但卻希望有效。……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披毛皮衣的維納斯 / 馬索奇著；陳蒼多譯。--
初版。-- [臺北縣]三重市：新雨，1997[民
86]
面；公分。-- (情愛男女；20)
譯自：Venus in furs
ISBN 957-733-269-2(平裝)

875.57

2712.45 /
86001190

披毛皮衣的維納斯

作者◎馬索奇

譯者◎陳蒼多

發行人／王永福

出版者／新雨出版社

三重市重安街102號8樓

(02) 9789528・9789529 傳真 9789518

郵撥帳號：11954996 新雨出版社

出版登記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4063號

印刷者／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／1997年3月初版

定價◎170元

[本書如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更換
版權所有，翻版必究。]

〈情愛男女〉

1 瘋狂的教化 王文斌著 定價270元

貞節觀念的形成，使婦女套上了束縛自己的精神枷鎖，婦女的性愛自由都被埋葬了，她們只有忠於一夫的義務，而沒有與第二個男人同居的權利。

2 性愛與感官的歡愉

露絲·韋斯特曼、路易士·李博曼合著 定價200元

性歡愉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，無論在心理和生理上，你都有權利維持自身的最佳狀態，能更投入的感受與回應，享受性行為中最極致的愉悅。

3 妳比自己想像中的好

伊莉莎白·馬凱佛伊、蘇珊·伊雷森合著 定價350元

患有「愛之病」的人，對自己完全沒有信心，且非常憎恨自己，她們雖然努力追求愛情，但常陷入自我毀滅的愛情關係，最終遭到被遺棄的命運。

4 赤裸的吶喊 王文斌著 定價300元

性愛是人類生活與審美的永恆主題，本書從審美的角度探討性愛問題，考察性愛崇拜的詳情，並闡述性愛關係的崇拜化問題，是對人性的崇高吶喊。

5 愛情美學 劉鴻模著 定價200元

本書從美學的視點，探討愛情的本質與價值，將愛情置於審美的框架中來加以認識。此種探討有助於進一步揭示愛情的奧秘。

6 女性性障礙 A.M.斯雅德什著 孟繼賢譯 定價200元

本書系統地闡述了有關女性性功能障礙的心理生理學知識、臨床表現和治療方法，理論聯繫實際，列舉了50多個臨床病例，是難得一見的女性醫學佳作。

7 發現與驚奇 希奧多·芮克著 陳蒼多譯 定價200元

本書作者以其心理醫生的敏銳觀察和卓越學養，非常坦白地分析了最少為人所討論的一些愛的層面，對男人與女人來說都是相當重要的一本書。

8 性關係心理學 希奧多·芮克著 陳蒼多譯 定價250元

在演奏生命這闕交響曲時，「性驅力」扮演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，但是首席小提琴手卻是「自我」。他的美妙樂音一直到終了都聽得到。

9 成長秘史 邁可·雷希斯著 陳蒼多譯 定價180元

本書是作者的自傳作品中最負盛名的一部，敘述其手淫、性無能、醜陋、懦弱等負面的成長史，是相當難得的自白作品。

10 中國古代性文化（上册） 劉達臨編著 定價380元

環顧今日社會存在的形形色色的性問題，無不能從歷史中找到源頭，上册包括原始社會、夏商周及春秋戰國、秦漢及魏晉南北朝宮闈及一般民衆的性生活。

11 中國古代性文化（中冊） 劉達臨編著 定價300元

形形色色的性觀念的衝突，令人刻骨銘心的兩情繾綣，令人髮指的罪與惡……
。中冊包括隋唐、五代、宋、元，是我國性開放走向性禁錮的關鍵時刻。

12 中國古代性文化（下冊） 劉達臨編著 定價300元

本冊包括封建社會沒落期——明、清兩代。此時統治階層的生活極為腐朽，卻對女子的壓迫、人民的控制達到前所未有的最高峯，封建王朝走向崩潰之路。

13 好色一代女 井原西鶴著 劉丕坤譯 定價250元

本書分為好色一代女、日本永代藏、世間胸算用三篇，係作者以其豐富的生活閱歷，描述日本城市庶民的生活點滴，對了解日本早期社會面貌，大有幫助。

14 異色映像 金·德·貝格著 陳蒼多譯 定價140元

書中兩位女主角——柯蕾與安妮，前者是施虐者，後者是被虐者，其實柯蕾真正希望的是也像安妮一樣遭人施虐，而在故事結束時終於完成心願。

15 她與他 喬治桑著 陳蒼多譯 定價190元

喬治桑一生以韻事多、浪漫小說寫得多出名。本書即是以浪漫的筆法記錄她自己與繆塞之間一段感情掙扎的經過，筆致細膩無與倫比。

16 亨利·米勒的情色世界 亨利·米勒著 陳蒼多譯 定價130元

作者在書中充分展現了他的性愛觀，他認為「性」是美的、值得尊敬的，藝術家如果不曾沉迷於「性」，則不會產生動人的作品。此書可說是既「勇敢」又「嚴肅」的一部作品。

17 致命的胸衣 艾麗娜·荷耶斯著 陳蒼多譯 定價120元

本書以奇異的、夢幻般的、催眠似的以及超現實的手法寫成，具有深度的神秘性和高度的性成份，讓讀者享受情慾的夢境。

18 愛是一場盛宴 希薇亞·波頓著 陳蒼多譯 定價170元

本書作者堪稱現代豪放女，為了愉悅自己，曾自願當過妓女，並到世界各地與當地男子交合。雖然如此，她對世事卻有獨樹一幟的看法，頗值大家一讀。

19 虛偽的貞潔 雷蒙·昆腦著 陳蒼多譯 定價180元

故事描寫七名佔領郵局的武裝暴徒，與一名被挾持的女孩子之間所發生的種種。透過其中的對話與親密行為，深刻的反諷紀律、信仰、性愛與貞潔的價值。

20 披毛皮衣的維納斯 馬索奇著 陳蒼多譯 定價170元

「受虐狂」這個心理學名詞，即源自本書作者馬索奇。透過本書，你能一睹變態心理的文學面貌，並有助於對「受虐狂」開山祖師的研究。

情愛男女②⑩

披毛皮衣的維納斯

馬索奇 著・陳蒼多 譯

譯序

陳蒼多

心理學上有兩個很有名的名詞，即「施虐狂」(sadism)與「受虐狂」(masochism)，前者是源自法國的沙德侯爵(The Marquis de Sade)，後者則源自本書的作者馬索奇(Leopold von Sacher-Masoch)。馬索奇於一八三五年生於德國的雷姆堡，曾是歷史教授，並以寫歷史小說聞名。

「受虐狂」應用在這本小說中，似乎意味著：女人越殘忍無情，越能贏得男人的心，譬如書中的女主角汪姐用鞭子鞭打男主角余維寧，余維寧卻口口聲聲說，他願意終生成為她的奴隸。當然，就這本小說在快結束時所揭示的，本書的寓意可以在以下這句話中看出來：「我希望我的鞭子已經治好你的病，我的治藥雖然很殘忍，但卻希望有效。」但是作者又說：「我當時夠愚蠢，讓一個女人把我變成她的奴隸，你了解嗎？」因此，這個故事的寓意是：凡是允許自己被鞭打的人，都值得鞭打。所謂「自作孽不可活」，有一點接近這個意思。但是，這兒的「自作孽」卻也證明了變態心理中「受虐

狂」的存在。

馬索奇是第一位以生動妙筆把「受虐狂」寫成小說的人，希望此書的翻譯能有助於讀者對於「受虐狂」的了解，進而去研究這位「受虐狂」的開山祖師本人，更希望能譯出「施虐狂」開山祖師沙德侯爵的作品，讓讀者有機會同時一窺這兩種變態心理的源頭。

上主已經藉著一個女人的手毀滅了他。

——《朱迪絲書》十六章七節

今人愉快的伴侶陪著我：在文藝復興時代大壁爐對面，愛神維納斯本人面對我坐著；她不是借用假名跟男性作戰的放蕩女人，而是「愛」的女神本身。

她已經點燃起一團噼啪作響的火，安頓在一張舒適的安樂椅上；火光閃爍在她蒼白的臉孔上，閃爍在她白色的眼睛上，時而閃爍在她的雙腳上——她努力要去烘暖自己的兩腳。

儘管眼睛沒有表情，無精打彩，頭部卻是一派莊嚴。不過這只是我在她身上所能看到的唯一部份，因為這個高貴的人兒，她那大理石般暫白的身體裹在一件毛皮大衣裡面；她蜷縮在毛皮大衣下面，像是一隻顫抖著的貓兒。

「我不了解，夫人，」我鼓起勇氣說。「天氣不再寒冷了；事實上，過去的兩星期已經像春天了，令人精神很爽快。一定是妳神經過敏。」

「你去保有你的春天吧，」她回答，聲調很平淡，然後以女神的姿態打了兩次噴

「我在這兒無法忍受了；我開始看出爲什麼……」

「什麼？親愛的？」

「我開始相信難以相信的事情，開始了解難以了解的事情，也就是德國人的哲學，以及德國女人的特性。你們北方人無法去愛別人，這一點我壓根兒也不感到驚奇了，因爲你們完全不了解『愛』是什麼。」

「請妳原諒，夫人，」我回答，血液沸騰起來，「我確實沒有理由讓妳說出這種話。」

「沒錯，你沒有理由。」這位「女神」打了第三個噴嚏，以難以模仿的優雅姿態聳聳肩。「所以我才一直對你很好，甚至時而來看看你，只是，我儘管穿上毛皮衣，仍免不了要感冒。你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嗎？」

「我怎麼會忘記？」我說。「妳當時一頭濃密的棕色髮，棕色的眼睛，玫瑰唇，但是我從妳臉部的輪廓和大理石般的蒼白，就立刻認出妳來。妳總是穿著一件飾有松鼠毛皮的外套。」

「是的，你真的愛上了那件外套；並且，你還可真是殷勤地求愛！」

「妳教了我愛的意義。我在崇拜妳時，遺忘了兩千年的歷史。」

「我真是無與倫比地忠實！」

「哦，至於忠實嘛……」

「你這個忘恩負義的男人！」

「我不想責備妳。妳確實是一個天神般的女人，但妳尤其是一個女人，並且像女性中的每一個成員一樣，在愛情方面很是無情。」

「你所謂的無情，」這位「愛」的女神回嘴，「正是官感與自然之愛的本質。女人的真正本性是：只要她愛一個人，她就會奉獻自己；只要她喜歡，她就會去愛。」

「但是，對於一位情人而言，還可能有什麼比所愛的人表現不忠實更無情的嗎？」
「啊呀，」她回答，「只要女人愛男人的話，她就會很忠實，但是，你卻要求她在沒有愛的時候表現忠實，要求她在沒有快樂可言時奉獻自己。這樣說來，是誰無情呢？女人還是男人呢？你們北方人把愛看得太嚴肅了。本來是純粹享樂的問題，你們卻要談到責任。」

「是的，夫人，就愛情而言，我們的感情是可敬的、高尚的，我們的關係是持久的。」

「然而，」這位女士打斷我，「你們懷有一種秘密的渴望，渴望過著一種全然異教

成份的生活。你們這些現代男人，你們這些理性之子，無法了解愛情是純粹的幸福，是神聖的寧靜；真的，這種愛對於像你們這樣的男人而言是很不幸的，因為一旦你們努力要表現得自然，你們就變得粗俗了。對你們而言，『自然』是一個敵人。你們把微笑的希臘諸神變成魔鬼，也把我轉變成一種邪惡的動物。你可能詛咒我，咒罵我，也可能像狂熱的酒神信徒一樣，在我的祭壇上奉獻你自己，但是，如果你們之中有一個人膽敢親吻我深紅的嘴唇，那麼，他必須赤著腳走到羅馬去朝聖，在悲傷之中懺悔著，祈禱著，一直到受詛咒的權杖又變成綠色，同時，在我四周，玫瑰、紫羅蘭以及桃金娘不斷地開花。它們的芬芳不是爲了你。你待在你的北方濃霧和基督徒的薰香中吧，讓我們的異教世界休憩於熔岩和瓦礫之下。請不要把我們挖掘起來；龐貝不是爲你而建；我們的別墅，我們的澡堂，以及我們的神殿，也不是爲你建。你不需要諸神——他們在你的國家的氣候中會凍死的！」

這個白晢一如大理石的可愛人兒咳嗽著，重新調整肩膀上的黑貂。

「謝謝妳教了我經典性的一課，」我回答，「但是，我無法否認一點：在妳那陽光普照的安詳世界中，就像在我們多霧的氣候中，男人和女人是天生的敵人。愛情可能短暫地把他們結合在一起，形成一種心智，一種心靈，一種意志，但是，他們很快又會掙

脫開。關於這一點，妳知道得比我清楚：不是他們中的一者強迫對方屈服於他的意志，不然就是他被對方踐踏於腳下。」

「當然是踐踏在女人的腳下，」維納斯女士無禮地說道。「關於這一點，你知道得比我清楚。」

「當然，所以我並不心存妄想。」

「換句話說，你現在是我的奴隸，心中沒有妄想，而我將無情地踐踏你。」

「夫人！」

「你還不認識我。我承認我很無情——既然這個字眼讓你覺得愉快——但是，難道我没有權利這樣嗎？男人欲求，而女人被欲求；這是女人的唯一優勢，但卻是決定性的優勢。大自然創造男人，讓他們容易受到激情的傷害，讓他們任意受到女人的擺佈。如果一個女人不明事理，不把男人視為卑下的臣民、奴隸、玩物，並在最後出賣他，一笑置之——嗯，那麼她算是沒有什麼智慧的女人。」

「親愛的，妳的原則……」我表示抗議。

「我的原則是建立在一千年的經驗上，」她淘氣地回答，皙白的指頭伸進黑色的毛皮。「女人越屈服，男人就越容易恢復他們的沉著，變得很專橫；但是如果女人越無

情，越不忠，越虐待男人，越淫蕩地玩弄男人，越表現得嚴苛，那麼，她就越會加速男人的慾望，獲得他們的愛與讚賞。情況一直是如此，從海倫和大麗葉的時代，一直到凱薩琳大帝和蘿拉·孟特茲，都是如此。」

「我無法否認，」我說。「最吸引男人的事情是：想到一位美麗的暴君，既肉感又無情，以蠻橫和反覆無常的方式改變她所喜歡的男人，以迎合自己一時的興致。」

「並且還穿著毛皮大衣，」這位女神說。

「妳怎麼會想到這件事的呢？」

「我知道你們男人的口味。」

「妳知道嗎？」我說，「自從我們上次見面以後，妳就變成一個賣弄風情的女人了？」

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的意思是：我想不到有其他東西，比這些黑色毛皮更能奢侈地襯托出妳的暫白皮膚……」

這位「女神」笑著。

「你在做夢，」她叫著說。「醒過來吧！」她的一隻大理石似雪白的手抓住我的手

臂。「醒過來吧！」她又說一次，這一次聲音低沉而沙啞。我費勁地張開眼睛，看到那隻手正搖撼著我的身體，但手忽然變成黃褐色，聲音則換成我的那位哥薩克人那種透露酒意的粗嘎聲音——我的那位哥薩克人高高站在我上方。

「請站起來吧，」這個好人兒說，「這可真是不雅觀。」

「什麼不雅觀？」

「睡著時，身上穿著外衣，手中拿著一本書。」他把那已經快燃完的火燭弄熄，拿起從我身上掉落的書本，看著書名頁：「啊哈，黑格爾。何況，我們早就應該到余維寧先生的家了，他正等著我們去喝茶。」

×

×

×

「一個很奇異的夢，」我敘述完自己的故事後，余維寧這樣說。他坐在那兒，手肘靠在膝蓋上，筋脈纖細的雙手撐著下巴，在深思中茫然若失。

就像我所預期的，他這種姿態維持了很長的時間，沒有移動，幾乎沒有呼吸。我並不認為他此舉有什麼不尋常之處，因為過去三年以來，我們已成為很好的朋友，我已經

習慣他的怪癖。他無疑是一個怪人，只是他並不是像鄰居以及整個科隆地區所認為的危險瘋子。我不僅發覺他很有趣，而且也很喜歡他；因此有很多人也認為我有點瘋。就一位加里西亞地方的紳士以及就一位地主而言，尤其是考慮到他的年紀（他幾乎不到三十歲），他的清明與嚴肅令人驚奇，幾乎達到裝腔作勢的程度。他遵照一種嚴格的哲學和實際的體系去行事：他生活的每分鐘都服膺以下各物各人的指示：溫度計、氣壓計、量氣計、液體比重計、希波克拉提、休飛南、柏拉圖、克尼格，以及徹斯特菲爾德爵士。然而，有時他會發作很兇猛的脾氣，其激烈的度似乎要穿牆而過；在這樣的時候，人們會很明智地避開他。

當他默默地坐在那兒時，我能夠聽到火兒發出微弱的歌唱聲，古老的金屬茶炊傳來營營聲，我坐在其上抽雪茄的舊搖椅發出吱吱聲，牆中的蟋蟀傳來吱喳聲。我讓眼光游移過房中所收集的各種奇異東西：動物的骸骨、剝製鳥、地球儀、石膏像。忽然，我的眼光停留在一張畫上，我以前看過這張畫，但今天在紅色的火光中，倒是讓我留下一種特別奇異的印象。

那是一張很大的油畫，用法蘭德斯畫派的有力色彩完成，畫題十分不尋常。一個裸體的美麗女人，身上遮著黑色毛皮衣，躺在一張無背長椅上，用左臂支撐著身體。一抹

頑皮的微笑徘徊在嘴唇上，濃密的頭髮梳成一個希臘髮髻，撲上雪白的香粉。她的右手把弄著一根鞭子，赤裸的一腳滿不在乎地靠在一個男人身上。這個男人躺在地上她的前面，像一位奴隸，像一隻狗。男人那突顯但端正的五官透露出安靜的憂鬱神情，與無助的激情；他以殉道者狂熱如火的眼光向上凝視著她。這個男人，充當她的雙腳的腳凳，就是余維寧本人，他臉上沒有鬚鬚，看起來年輕十歲之多。

「穿毛皮衣的維納斯！」我叫出來，指著那張畫。「我在夢中就是看到她這樣子。」

「我也是，」余維寧說，「但我做夢時眼睛張開。」

「你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哦，那是一個荒謬的故事。」

「看來，我的夢是你的這張畫所引發的，」我繼續說。「請告訴我這張畫的內幕吧，它怎麼在你的生命中扮演這樣一個重要的角色。我等不及要聽。」

「那麼，看看它對面的那張畫吧，」我的朋友說，沒有回答我的問題。

它對面的那張畫是提善很有名的〈攬鏡的維納斯〉的優秀複製品；原畫掛在德勒斯登藝廊。